

呼和浩特民族文物

代林
著

序

李可达

中华武术，又称国术或武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我国各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创造积累和丰富发展起来的宝贵文化遗产。随着历史的发展，武术作为健体防身的一种特殊技艺，具有了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日益精深，更加系统完善，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门类和流派。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挖掘和整理武术遗产十分重视，使这一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得以继承、提高和发展。武术被列为国家体育比赛的正式项目，早在一九五三年，就举行了第一届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竞赛大会。此后又多次举行了全国性武术比赛或表演大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发展，武术这一传统民族技艺，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友好往来方面，更加显示出夺目的光彩。以致在许多国家兴起了“中国功夫”热，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

武术是中华民族国宝，是我国各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共同社会、生产实践中创造、交融、发展形成的。既有以地域、自然、气候等特点形成的“南拳北腿”，也有以民族、习俗、环境等特点形成的各种流派。如傣族武术、彝族武术、满族武术、景颇族武术等，这些少数民族武术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灿烂多姿，光彩照人。在中华民族武术百花园中，回族武术是一朵绚丽多彩的奇葩，史不绝书。如河北省庆云县回族武林高手吴钟及其女吴荣创始和发展的“八极拳”，盛行于山东、河

南等地的回族“查拳”，“弹腿”（又名“谭腿”），流传极广，遍及全国。在义和团运动中轰动一时的“大刀王五”王正谊；以勇力武功著称于上海、香港的马永贞均是载入史册的回族武林著名人物。兵刃武器中，有回族人民独创的“回回刀”（见《云烟过眼录》）。以上所举，略见一斑，足以说明回族武术对丰富我国武术宝库的重要贡献！

呼和浩特——这古老的塞外名城，是自古以来各民族和睦相处、亲密关系的历史见证。在各民族之间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沿着历史的足迹寻觅，我们惊喜地发现，在阴山脚下、土默川前、黑河之畔，几乎到处都有关于回族武林人物的传说与记载。据说，早在六百多年前，呼和浩特一带就已经有了回族商旅的行踪。到了清代，呼和浩特被定为卫拉特蒙古和内地的互市地点，成为中原与西北地区交通贸易的重要枢纽。回族人民吃苦耐劳，勇武剽悍，于是从事镖局、护送客商的回族武林人物便应运而生，并世代相传。出现过不少传奇式的人物，谱写出不少惊心动魄的故事来。这些武林人物的不凡经历，散见于呼和浩特历朝编修的方志或其他史籍中，更多的是流传于老一辈人口头的“武林轶事”。集古今呼和浩特回族武林人物于一书的史籍，还从未有过。回民区史志办公室在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组织专人编撰了《呼和浩特回族武林人物》，一书，我以为这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不仅为呼和浩特地方志填补了一个空白，而且对挖掘、整理我国武术遗产，特别是几乎濒于失传的少数民族武术遗产，是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

本书的作者代林同志，耗时两年，不辞劳苦，查阅了大量的史料，拜访了健在的武林先辈及其亲属后裔上千人次，踏遍了

呼和浩特城区及土默特、托克托等地的山川故地。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博采众说，披沙拣金，终于整理撰写出十七万余字的珍贵材料。正是作者付出如此艰苦辛勤的劳动，才使《呼和浩特回族武林人物》一书得以面世。

本书从编写体例来看，还不够系统规范，大量是采访记，部分是资料摘编，还有口头传说、轶闻轶事。文字也略显粗疏，未及精雕细刻。但作为地方史志资料，还是有其重要参考价值和民族特色、地区特点的。至于偏颇疏漏之处，还有待于专家学者、武术界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今后进一步补充修订。

班门弄斧，意在抛砖引玉。不经之谈，权且为序。

1987年5月于呼和浩特

目 录

序	李可达
---------	-----

—

古 彦	(1)
马金贵	(3)
孙 坚	(4)
韩宝宝	(7)
赵老四	(9)
吴 英	(15)
沙 福	(21)
薛 根	(24)
张天宝	(28)
孙 才	(33)
白 福	(35)
苏二庆	(38)
邓万寿	(41)
吴 耀	(45)
张 通	(56)
马正英	(60)
苏永成	(65)
杨顺义	(67)

吴 桐	(69)
白 六	(89)
白怀礼	(93)
马 印	(100)
宛成仁	(106)
白永昌	(109)
傅世魁	(115)
麻 勋	(119)
李富根	(123)
赵文元	(126)
乔 吉	(132)
吴 荣	(136)
拜文秀	(139)
刘万山	(141)
吴国成	(144)
杨春田	(145)
李 中	(150)
吴芸兰	(154)
吴秉孝	(158)
张荣椿	(163)
拜 祯	(166)
张荣福	(171)
白应兰	(175)
白文亭	(178)
张维新	(182)
马 骏	(184)

赵 谦		(188)
安树刚		(191)
杨惠聪		(194)

二

韩 友		(197)
白老八		(201)
傅世有		(220)
哈世华		(223)
白松山		(227)
马 权		(236)
刘 云		(246)
李树泉		(252)
李 斌		(257)
马尔宁		(265)
王 斌		(274)
马 林		(278)
李 青		(281)
白亚娟		(283)
后 记		(285)
附照片		

古 彦

古彦大约生活在清朝中期，居住在呼和浩特市桥头街一带。他是本地回族武林人士，唯一善轻功者，也是笔者调查中发现的最早的一位武术界奇才。

传说，一次在绥远省归化城（即现在的旧城）北门附近，一个外地卖艺者，口出狂言。小瞧绥远省武术界无人，正在他沾沾自喜时，惹气了在场子外面的古彦，他一声高叫，真是声到人到，踩着围观者的肩头，来到卖艺者面前。轻功之绝，已达神化。古时武林有规矩，进场子要由西北方进来，出场子要由西南方出去。卖艺人从古彦的来向断定，一定是踩场子（即砸场子）的。他一看来人容光焕发，精神矍铄，两眼英灵，身轻如燕，灵若猿猴，就知道来者不善。

古彦进场子并不说话，一直走向卖艺人的兵器，顺手拿起一把刀。本来卖艺人刚练完刀，现在古彦也练开刀，这分明是无言的挑战。古彦悟通拳理，深钻拳意，对各路功夫能举一反三，融汇贯通。他身法之快，招数之奇，与那卖艺者迥不相同。他的刀上下翻飞，似雪花飞舞，百光闪烁，围观人啧啧惊叹。卖艺者说出了大话，不好收回，在古彦刚收势，硬着头皮上前答话。古彦心里想，一些外地人常来本地逞强，今天他想制服一下这个人，让他知道绥远不是小地方。于是，古彦没好气地用江湖话问卖艺者：“是先请，还是先领？”（注：据说先请是答完，二人即可打；先领是双方摆一个势子，方开战。）卖艺者刚言“先请”，他已糊里糊涂地跌倒。他站起来还要和

古彦动手，两手刚接触，古彦虚晃一招，卖艺者就找不到他了。卖艺者抬头四方看，也没有任何踪迹。围观的群众哈哈大笑，卖艺者更是生疑。在他无可奈何时，古彦又从观众圈里出来。原来古彦施展轻功，在卖艺的不注意时，钻进观众席里，真是“来如惊鸿去如风！”卖艺者竟没有察觉。古彦到他面前，步法稳准，轻如鸿毛全身飞，重似泰山撑八面。卖艺者脸立刻煞白，不等他明白过来，古彦又三下五除二将他抛出去。卖艺者走了好多大城市，从没遇见动作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的。他第二次起来仍不认输，目的是想看看古彦的进攻手法，不料，一眨眼又被击倒。等他第三次爬起来，古彦声色俱厉，忿忿然说：“你的功夫不过如此，也敢当众傲慢？”至此，卖艺者方大惭，一揖到地说：“我习技十余年，自谓无敌，今输于老丈，不知尊姓大名？”古彦不肯言，拱手而别。卖艺人灰溜溜收起自己的小道具，一走了之。古彦制服卖艺者，做的干净漂亮，在场的人无不目瞪口呆。众人见卖艺者低头狼狈而去，忍俊不止，哄然而散。

还有一件事，后人茶余饭后常常谈起。一次，归绥市小召半道街演戏，唱戏者是当时红极一时的明星。古彦是一个戏迷，怎能失去这个机会。当他来到唱戏的地方，人们熙熙攘攘，盈街填巷，摩肩接踵。实在挤得不行了，他纵身飞起，踩着观众就上了戏台，矫如鹰，轻似燕，轻功绝人，使唱戏者大为震惊，不得不刮目相看这个老叟。以后这青年艺人还和他成了忘年交。

古彦赫赫武士，耿耿侠风，磊磊君子，功夫卓绝非凡。

马 金 贵

马金贵是清朝同治年间人，祖籍陕西省，精于查拳和弹腿。古代习武者除以保镖、教场子外，一般都是暗门子（指不公开）。马金贵来绥后，是一个普通布衣，从外表看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有一日，曾威名传遍武林的绿贺丁阿訇，不远万里来北国疆城拜访马金贵，人们才知马非等闲之辈。

话说一天深夜，马金贵在城外练功毕，匆匆回家。当他路经东顺城街的一个剃头铺时，发现门前有一人在练武，招式干净利落，节奏鲜明紧凑。整个套路速度快，力度大，气质纯，功夫真。夜深人静，可这里毕竟是居民区，何许人也竟如此胆大，马金贵好是生疑。次日，经打听，才知那个练技者为此店铺新进来的一个姓李的剃头师傅。于是，马金贵踱着方步走进了剃头铺，径直坐到李某座上，说要剃头。满清时代，男人留着大辫子。李某为马金贵修了一下面，便叫他到水池旁洗头。剃头师用常人用的温水给马金贵洗，总感觉洗不净，旋即加温，仍洗不净。剃头师心里不悦，一而再，再而三地升温，直到他感觉水温高到无法忍受了，而见剃头者却纹丝不动，而且头发随着水温的加高，逐渐变硬，到后来干脆就“站”起来，真可谓“怒发冲冠”。李某想，今天一定是遇见高人了，马上就地叩拜，承认自己有眼不识泰山。叩拜毕，当李师傅起来重给他剃头时，马金贵的头发就随其摆布了。

马金贵武功奇绝，是当地武术界的传奇人物。

孙 坚

孙坚和马金贵同时代人，祖籍陕西，家住今回民区新城道一带，精通“铁沙掌”。

一年，归化城来了一个走江湖卖艺之人，他以勒索当铺的钱财为生。第一天他来此地，就去通顺街路北的“大义当”索钱。当铺老板一看该人蛮横无理，急忙给了他五十个钱，想把他打发走。来人将五十个钱拿在双手，往回一收臂，全部铜钱立碎。然后他将五十个残钱扔在柜台上，怒目而视。老板看他的功夫绝伦，只好赔不是，加倍拿出钱，才将其打发走。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顿时轰动了归化城，人们议论纷纷，说得神乎其神。孙坚走到哪里，哪里都在讲这个人。他从别人的口中，暗记下这个艺人的相貌。过了不几天，孙坚正在北门附近的“尉和庆”（现同和轩北边的糖业烟酒商店）门前晒太阳，看见一个歪歪斜斜、装疯卖傻的家伙走进“尉和庆”。来人身体枯瘦，面容黝黑，大声喝道：“让开！”，他后面跟了一群看热闹的人。孙坚断定此人定是卖艺者，他也紧随其后，走进杂货铺。不大的铺面，被卖艺人和看热闹者挤得水泄不通。卖艺者正和一个店员说着什么，孙坚让另一个店员拿几个槟榔，声若洪钟，卖艺人不由被引过来。孙坚说：“你们这里的槟榔太软了！”说者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搓，坚硬的槟榔，即刻成了粉末。刹时，几个榔槌又被弄面。跟着，孙坚又拿起一个槟榔，往脸上一搓，榔槌同样而碎。他这么一亮相，人群发怔，卖艺者马上被震慑，面如土色，呆若木鸡，赶醒过来，急

步上前施礼。“前辈在上，请受小徒一拜！”跟着纳头便拜。

孙坚颇通情达理，上前扶起卖艺人，告诉他茫茫人海，天地无穷，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的功夫虽好，但天下高手如云，弄不好会送命的。你要用自己的功夫多行善事，不要成天向顽童打架，莽夫斗殴。”卖艺人承认过失，决心重新做人。

孙坚付了槟榔钱，转身走了。从此，人们再没有见到那个卖艺人。

孙坚让人惊骇敬服的功夫，传遍塞内外。

晚年他还有一件轶事：一天，他买东西回家，双手各托着一物，匆匆赶路。不知何时得罪了一个年轻人，此人见老汉两手拿着东西，正是他发泄私愤的良机，趁老汉不备，朝后猛扑上去，给了老汉两记响亮的耳光。老汉回头一看是那个小年轻，没有说二话，回了家。进家一会儿，把方才的事情告诉老伴，老伴听完非常窝火，指责丈夫白练了武功。过了个把月，几个知情者为沾“回赐”（即做好事积德的意思），凑在一起，要给孙坚和年轻人解开疙瘩。经他们说和，双方都同意化干戈为玉帛。一个晴朗的“主麻日”（即每周星期五，是回族聚礼、吉庆的日子），几个知情者把两人约在一起，让年轻人给孙坚道歉。老汉识字不多，可通情理。临走时，他拍拍年轻人的后背说：“那天我不是不能还手，是不敢还手！”那几个人知道老汉身怀绝技，非揪着他，恳请为大家露一手。孙坚走到一堵墙边，稍一运气，左掌插进墙里。他收回手，砖与砖之间留下一个窟窿。那个年轻人大惊失色，吓得冷汗都流出来，怔怔地望着孙坚。几个知情者瞠目，过去他们只是听说而已，今天才大饱眼福，他们用敬佩的目光看着孙坚。

提起孙坚的武功，绥远省没有不翘大拇指的。他自小即垂爱技击术，后经名师指点，一生未辍。其功夫之精纯，可谓登堂入室。然而，他到底是哪一门，哪一派的，老师是何人，他概不透露。据说有人问起过此事，他答：“天下武术是一家，不论何门何派，只要肯下功夫，就会练出来。”在民间，关于他非凡武功的故事，流传特广。人们茶余饭后，津津谈论。谈得多了，不免添枝加叶，越传越奇，令人真假难辨，以上笔者所述，只是大家较统一的口径，暂称“奇闻”吧！

韩 宝 宝

韩宝宝是清代末期绥远省武术界的一名奇才。

他是哪门哪派，已无知者。他练功多年，深得技击之奥妙。并能将拳技精髓与变化融汇加以发展。因此，他拳勇过人，技艺超群。韩宝宝名声很大，传下来的事情也不少，有一些事经过多人之口，已失去它的本来面目。今就传扬最多的两件事，并有四五位老者统一的口径，供人们研究。

一年，韩宝宝的邻居，连续几个晚上被阵阵响声惊醒，竖耳细听，似惊涛拍岸，邻人大疑。按说归化城内，只有扎达海，河水涓涓，和旧城水渠巷相距较远，不可能闻之，邻人更疑。几天深夜，响声连起，邻人无法按捺，穿衣出户，循声而去。认真辨别，确认怪声出自韩家，邻人踮足隔墙窥视，借明亮月光只见韩宝宝一人，站马步于井边，双手轮流，一起一落，象提水，着着贯穿，势势相连，刚柔浑一。随着手起，井水似泛滥，邻人不晓其理，内心惧之。

韩宝宝晚年，还有一事。众人只闻其名，不见其功。一天，韩宝宝行至城边，被几个熟人拦住，非让其显露一手不可，大有如若不应，决不收兵之势。老人无方，不知表演何招。前后寻找，浑身搜索，忽摸见一核桃，老人大喜，以手示核，众人观之。他将核桃抛起，核落到腿高，其一起脚，把核桃踩进墙里，观者叹其力，惊其速，眸子里无不放射出敬仰的神色，齐声曰“名不虚传！”

韩宝宝也传过一徒，名叫杨库。他练武时，要求技击实

战，双方交手务要气沉心稳，方寸不乱，虚实智变，快狠并重，长中寓短，短中有长，闪展回挪，左右前后皆顾。

韩宝宝是清朝武林中一颗闪耀异彩的回族武星。

赵 老 四

赵老四是塞外查拳大师，陕西人，清朝末期，居住在旧城通道街一带。他常年以卖针、线为生，人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都称他为“洋针洋线”。提起此人颇有来头，自幼拜武林高手为师，精通多种武技，尤擅教门功夫中的拳术及兵器。他曾跟威震华夏，揭皇榜，战胜外蒙古的大、二忙牛的绿贺丁阿訇学艺，倍受老人器重，深得丁阿訇的真传。丁阿訇其人，名声显赫。传说在清代晚期，外蒙古的二位拳师前来设擂，此二人是同胞兄弟，老大称大忙牛，老二紧随其兄，叫二忙牛。这二人一出外蒙古疆界，沿途在祖国的大城市摆擂比武，横扫大半个中国，无人能敌，一直将擂台摆到“天子”脚下。按说皇都群星荟萃，人材云集，但许多侠客壮士摩拳擦掌，走上擂台，终因实力悬殊，纷纷败阵。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失利，大、二忙牛越发盛气凌人，狂妄无礼，皇帝甚感不安，急令贴出皇榜，召天下勇士，与其较量。在陕西（一说是河南）的丁阿訇闻讯，深感重任在肩，于是餐风宿露，不远万里赶到京都，揭下皇榜。有人速报皇帝，皇帝下令召见。听说来人是伊斯兰教徒，皇帝就免了叩拜，只让丁阿訇行了鞠躬礼，并为他摆了清真餐洗尘。第二天，丁阿訇斗志昂扬地走上擂台，经激烈角逐，他把耀武扬威的大、二忙牛一起赶下擂台，获全胜。这一激动人心的喜讯传遍京城，人们无不投去敬佩的目光。从此，丁阿訇威名远扬，名闻遐迩。据说后来丁阿訇接受了皇帝的诏书，在北京的某大清真寺，当了执寺阿訇。“洋针洋线”就是出在此高师

手下，武功炉火纯青。

“洋针洋线”衣不惊人，貌不出众，来到塞外，默默无闻，甘愿成天经营他的小生意。每天挑一担子，四处沿街叫卖。一日，他在公主府附近卖货，突然，被几个泼皮围住。这几个小子，见来者衣冠不整，就想戏弄“洋针洋线”。起初，

“洋针洋线”不愿显露武技，企盼向几个泼皮说些好话了之。谁知一说好的，几个小泼皮竟欺“洋针洋线”老实人单，说着动开手来。“洋针洋线”一看忍让是无济于事，只好还手。几个泼皮还颇有战术，马上分散，实行左右包抄，前后夹击。

“洋针洋线”丝毫不乱阵脚，略使小术，前后翻转，左右穿挂，招架着几个泼皮。只用几个回合，趁对手顾上不顾下之际，俯身一个扫蹠腿，对手一下子均跌倒在路边。当无赖们爬起来，一看买卖人不是等闲之辈，相互一递眼色，便一溜烟地跑了。就此一招，“洋针洋线”武艺高强的名声，不胫而走。

满族武师邀请 大显神通

“洋针洋线”的名声传扬开去，住在新城的满族武师们，极力邀请，一心想看看他的绝招。于是，三番五次派人去请，

“洋针洋线”总认为自己是穷买卖人，怎能攀高呢？屡次都恭敬地谢绝了。

一日早晨，“洋针洋线”正欲出摊儿，忽然，几个武夫把他拦在家里。并言：“师傅让我们用轿子请您来了！”“洋针洋线”一看再推辞不过，只得依从。临行前，他将自己家仅有的一点白面背上，转身就走。几个武夫暗自好是可乐，心想我们师傅还管不起您一顿饭吗？可出于尊敬，他们没有说什么。刚出门，轿夫迎了上来，他连连向轿夫道歉，谢绝坐轿后就径直跟武夫们走了。